

【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】

寻求一窗灯火

台湾·郭枫



【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】

寻求一窗灯火

台湾·郭 枫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

(共十册)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1.25 印张 30 插页 1325 千字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

*

ISBN 7-5059-1987-3

I·1401

总定价:59.80 元



郭枫，1930 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。幼年饱经忧患和磨难。16 岁时发表散文处女作《心影》，从此在生活奔波的间歇开始了奋斗不息的文坛生涯。1949 年随就读学校迁移台北。1950 年进入“台湾省立台南师范学校”，毕业后曾任小学、中学和中专教师，从事教育工作二十余年，其间笔耕不辍，发表了大量的诗、散文和文学论文。1985 年创办“新地出版社”，致力于出版大陆和台湾作家的纯正文学。为向台湾读者介绍大陆文学作出杰出贡献。

致读者

二十世纪以来，由于航空交通发达，国际间来往频繁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，或留学、或经商、或移民，更有不少人在当地落叶生根。华人文化因此遍布世界各地，而华文文学创作也日益蓬勃，其中已涌现不少具有相当成就的小说家、诗人和散文家。他们的作品或在当地的华文报刊发表，或在中國大陸、台湾和港澳出版。自八十年代以来，华文文学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现象。

有鉴于此，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《四海》编辑部的策划下，我们编选出版这部《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》，以便向读者提供各地当代华文创作的精品。作者为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；作品包括小说、诗和散文。精品者，当以质精为上品；每部选集除正文外，有作者自序、照片、小传、主要著作目录，以及由专家撰写的评介文章，阐发作品的风格特色和作者的文学成就。

这部《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》将陆续出版，以充分展现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水平和彩姿风貌。我们希望这部精品库对于推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能有一定的贡献。

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编委会

一九九三年五月

序

郭枫

有人问我：什么是散文？

我说：美文。

美文又是什么？

简单说吧！美文是通过文艺美学的审察，认可其艺术独造的作品。这种审察是文艺论评家该干的事。如果评论家们干不好这活儿，时间会来接班。时间将用一百年以上的工夫，沙里淘金，从无数的文字中选出美文，流传下来。

要不要再说得具体些？

具体来说，美文在题材上：无所不包，自生民万物以至草芥鱼虫，无不可以入文。在内容上：可以写景抒情，可以述怀言志，可以论辩答问，可以……，……这是没有任何限制的。在创意上：美文的灵魂是创意，不论是平凡的或不凡的题材，唯有作者独具慧眼的创意，才能表现为璀璨的美文。在表现上：表现是由结构组织和语言构成的。结构组织，圆满如珠，语言文字，雅洁剔透；二者有机地结合，便是完美的艺术表现。

或许，你会觉得我对美文的艺术水平，要求得有些太高了？不，缺少艺术独创的作品，怎能算是美文呢？试看浮沉在散文汪洋中的某些作品；组织散漫，语言粗劣，篇章冗赘，而且浮夸地写些无意义的俗务琐事；名之为漫谈则可。

还是觉得你对艺术的要求似乎高些。

散文，是中国独特的艺术美文。在源远流长的传统中，每

个时代都有熠熠的巨星高悬在那儿。仰望他们美丽的风采，倍加感到自己的微小与贫乏。

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，我还要不息的前进。为了提升一些艺术水平，我将努力以赴。

不息地前进，永不回头。

一九九四年二月八日
南京鼓楼医院病室

目 录

致读者

序 郭枫

第一辑

老家的树

——怀乡散记之一 2

寻求一窗灯火

——怀乡散记之二 14

我想念你,北方

——怀乡散记之三 24

风景的印象

——苗栗狮头山游记 30

晨光 36

新晴草 40

蝉 声 44

叶上叶下 47

看,那片云 49

撑一伞细雨 51

高山流水 53

山与谷 56

空山鸟语 60

九月的眸光 63

绿野仙踪 65

山	68
---------	----

第二辑

爱咱们应该爱的

——“写给萍飘美国的孩子”之一	7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且饮一杯寂寞

——“写给萍飘美国的孩子”之二	8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所愿在红尘

——“写给萍飘美国的孩子”之三	9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独行者	96
-----------	----

火车	98
----------	----

我乐、故我歌	101
--------------	-----

智者超越时间	106
--------------	-----

爱 心	109
-----------	-----

人格在生活中成长	112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平凡而不庸俗	116
--------------	-----

爱与同情	119
------------	-----

我的骄傲观	122
-------------	-----

虔诚、执着的追求

——简评郭枫散文	公仲
----------------	----

著作年表	132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辑

老家的树

——怀乡散记之一

离开老家时，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少年。那年，战争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，吞噬了我们寒伧的小村庄，我，像风中的游丝飞絮，飘荡辗转，从北方的原野，流落到这遥远的岛屿。

离开老家时，任谁多会做梦，也梦想不到会在海岛久居。可是，悠悠忽忽地竟然一住就住三十多年。三十多年！我在此成长、开花、结果；我热爱这岛屿，我的生命已经和它无法分开。但，我知道，在隔着千山万水外的北方，在那复辽无边的黄淮大平原上，我的根仍扎在那儿。

那复辽无边大平原，没有高山、没有大河、没有特别秀丽的景色让人迷醉；却不知怎么的？一提起那大平原来，我就想念得心里发慌。在那儿：天空以明明亮亮的碧蓝，大地以苍苍莽莽的土黄，人们以迟迟钝钝的浑厚，从小哺育着我。在那儿：我懂得风的讯息、草木的姿容、鸟儿和虫仔的言语，我懂得大自然一切细微的情态。北方，那母亲般的土地，我的根仍扎在那儿。

想念北方，想念老家的那些树木。那些树木，我的根曾与它们的根在泥土里节须相连，我的枝桠与它们的枝桠在旷野中搭成一片。那些树木，是和我的生命一块儿茁长起来的。

春柳，美丽与哀愁

不晓得有多少回？老家的柳树，在深夜的梦境中向我招展。让我永远铭记着那些深刻的岁月，永远铭记着那个苦难的时代。

老家的柳树，不必特别栽培，是最容易活的树。在田边地头，在牛车道的路旁，在老黄河的堤堰上，在村子里人家的宅边，随处都有。柳树生长的快，要不了多少年，树干就在合围以上。两三丈长的枝条从树顶披垂而下，蓬蓬勃勃的像浓密的长发，只要一丝轻俏的风讯，就让它摇曳出整个原野的妩媚。北方的树，大多枝柯劲直，叶子繁密而细小；要是没有娇柔的柳条儿摇曳，那莽莽荡荡的大平原，该会多么寂寞！

老家的柳树，真是春之树。每年，当积沉的冷寒初减，冰封的天地开始解冻，泥土松软而潮润了；这时候，注视柳条儿的变化，就可以数得清春天的脚步。最初，柳条儿从僵直渐渐地变成柔软，渐渐地可以拂荡出优美的姿态了；然后，打尖端开始，深暗的苍灰色消退，活鲜的黛绿向上伸延；啊！什么时候细长的枝条上已缀满嫩绿的叶蕾了？只不过几天光景，又绽放成眉样的细叶。于是，千丝万缕的新绿，展示了一片耀眼的春光。

春日的柳色，真是迷人！特别是在北方，人们缩瑟在严冬的冷漠中，黯淡的心灵，多久没有光彩照耀了？这时眼前忽然呈现袅袅娜娜的千行新柳，在阳春的暖风中，每一根柳丝都能撩起人凄美迷离的遐思。真的，谁能在长久的枯寂之后，承受得住这突如其来的喜悦呢？面对着绚丽灿烂的春光，总让人觉得似真似幻，觉得在美丽的春景中好像潜藏有不可预测的阴翳。难怪村子里的塾师，教人吟哦“客舍青青柳色新”之类的诗

句时，老是摇头晃脑，眼神迷离；也许在回咏低唱中，格外感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，春天是不可捉摸啊！

孩子们可不懂什么春愁。喜欢吆喝着伙伴们，找几棵杈桠横盘的老柳，来一场爬树比赛。看谁能攀到别人不敢攀的高枝，甚至拉一根长条摆动到另一棵树上，那才显得出本领。灵巧些的孩子，会摘些柳叶，卷成哨子，吹出动人的小调。有的，折一把嫩枝，编成花冠，拿来送给女孩子们。那些女孩子，喜欢跟在一旁看男孩子撒野，喜欢戴着男孩子送的花冠炫耀，更喜欢互相推挤着叽叽喳喳地传出让男孩子发傻的嘻笑。

更大的欢乐在晚上，庄嫁人忙了一天春耕，就爱聚在谁家门前的空场上，聊天、讲古、看孩子们玩乐。那些年，孩子们喜欢集合起来，模仿游击队“操兵”，玩“打日本鬼子”的游戏。年纪大些的扮演“队长”，指挥一群小家伙，发着口令，做各种看齐、转弯、前进的动作。孩子们肩上扛的“武器”，有扫帚、铁锹、木棍……形形色色，却都抬头挺胸，神气活现地来操练。有时，绕着打麦场行进，唱着抗日歌曲：

吓！吓！扬起大刀来！

吓！吓！扬起大刀来！

大刀，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。

我们是抗日的敢死队。

.....

这种操兵游戏是孩子们最爱玩的。遇到大人在旁边围观，我们的步伐就走得更齐，歌也唱得更响，直到走累了也唱累了，队长下令队伍解散，才欢欢喜喜地各自回家。

在我们乡村，欢乐的日子是少得可怜的！这些从春节延续下来的欢乐，当柳絮飘飞时，就完全消散了。

柳絮，又单薄，又轻软，说和棉花相似，却没有一点温暖；说和雪片仿佛，却没有一点潮润。趁着一阵微风就漫天飞扬，落下来，无声无息，成团成堆地攢聚在沟洼、墙边、或者什么角落里。白花花的柳絮，沾上尘土，带着惨淡的暗黄，在破落的村子里，随处飞散。要说柳絮不祥，会给农村带来灾晦，当然是无稽的，但是，柳絮真是灾难的讯号；当柳絮飘飞时，春荒便随之而来。那些年，抗日的游击战火，燃烧在广大的北国，每到春天，灾荒便像瘟疫般侵袭着农村。除了地主之外，每家每户都在春荒中挣扎。春荒一到，谁都知道一段灾难的日子开始了，大家得在饥饿的煎熬中挺下去！男人们每天跑到田边，望着刚吐秀的小麦发呆，老人家总是祈祷上苍保佑，孩子们都懂得无论饿得多慌也不能嚷叫，有时，饿得溜着墙边游走，像垂头丧气的狗……。

柳絮飞扬时，农村，就沉沦在比严冬更冷的春荒中。

榆树，一季燃烧的岁月

老家的榆树，在群树中，是孩子们不容易亲近的树。

站在大榆树下，举头望着八九丈高的树干，直直地伸向碧蓝的天空，天空好像就被榆树的大绿伞撑着。这就让孩子们不敢兴起攀爬的妄想。何况，榆树暗褐色的树皮，苍龙鳞甲似的布满深刻的裂纹，粗糙中更有严肃；正如历经风霜的老者，只能远远地观望，可不敢靠近去磨蹭。但是，听老人家说起榆树来，简直好处不尽。说榆树的生性好：既能耐干旱，又不怕风雨；它的根扎在地层下，扎得深，扎得广；所以，无论怎样摧折或摇撼，也休想让它屈服。说榆树的用途好：从根到叶，没有一点废料。虽然它长得较慢，但，长得结实，长得细致；用榆树木

做的家具，加工打磨，就能照出人的影儿。

榆树还有诸般好处，那时候，我听不懂也听不进。真正像刻字一般雕镂在我心中的，是榆树开花时节的情景。

榆树开花的时候，季节已进入农历四月。在整个春季，群芳争艳的时候，榆树却不动声色，光秃秃的枝条，还是冰冻霜凝般的萧索。等到让桃李芳菲够了，让柳杨舞弄够了；这时，它巨大的树帽上却突然爆开出一片繁花簇锦来！其实，要说榆花算是花吧？可真有些勉强。淡绿色圆点状的花瓣，很像新生的绿藻，完全没有花的姿容和娇艳。而且，花朵太小，很难分得清每朵的样子，只见圆圆的花瓣簇聚在树枝上，树枝还没长出叶子，被花瓣密密麻麻地包裹着黏成臃肿的花条了。因此，每根枝条都被繁花压得弯坠下来；整棵树，便像一顶硕大的花冠，顶在苍老而高挺的粗干上，那种生命力爆发的气势，真让人心惊！

榆树开花的时候，前后不过一句，本来薄膜般的花瓣，像涂上一层腊，开始变厚而且变硬了。同时，两片花瓣合成一个圆圆的荚，里面包着细粒的种子。当榆荚鼓起像小小的钱状时，榆树的种子快要成熟了。

“这是榆钱哪！”老人家说：“老天爷送榆钱来，救咱们穷人的命啊！”

这话说得可没有一点玄虚。真不能想像那漫长的春荒是怎么捱过来的？蕃薯签已经算是美味了，蕃薯叶子和豆饼渣子煮成稀烂的一锅粥，也是每家经常的食物。可是，所有能吃的东西，到四月中旬，差不多都已吃光！这时候，太阳一天比一天烈，田地里，小麦芒渐渐秀挺起来，眼看着成熟的日子没有几天了，却正是青黄不接的当口。榆钱结成了，人们把榆钱采下

来，掺合一点花生末或杂面粉蒸成窝窝头儿，就可以撑上好几天。更穷的人家，甚至把榆树的粗皮剥掉，把里层的嫩皮撕下来，捣成糊，和野菜搅拌起来，也可以果腹。别说这些东西人怎么吃呢？当死亡的阴影压在头顶上，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的？

五月来了！从南方刮过来的热风，把麦田吹黄了。几个毒花花的太阳天，把麦穗烤得结结实实。收麦的日子，终于到了。

收麦了！

收麦了！疲惫的庄稼人，饱餐了几顿，就把那些难捱的日子抛到脑后，土地的子民，终生信赖土地，把生命和希望永远寄托在土地上。

村庄复活了。牛车和牛车碰上了头，道路和道路拉起了手；在海洋般辽阔的金色麦浪里，汉子们，像游动的鱼群，收割这一季黄金。在镰刀的欢唱中，大家较上了劲儿，谁都想领先窜到割刈的前头，谁都想得到捆扎麦子的姑娘喝彩。吓！这是没有人愿意认输的竞争。

村庄复活了，忙着哪！家家户户，哪能有一个闲人？年轻力壮的，每天凌晨听到公鸡叫了第二遍就爬起来，到田野劳碌一天，直到星斗当户的深夜才能再挨上床边。老人家拾拾捡捡，也有老人家的活儿；孩子们，呼来唤去，跑里跑外，小腿儿可跑得没个停顿。在夏天，乡村里哪能有一个闲人？

夏在燃烧。从“小暑”到“大暑”，太阳是一炉熊熊的烈焰，散发炙人的光热，燃烧起整个原野的生命之火。大豆开始分叉长荚。谷子和黍稷都起结而向上窜长。最动人的是高粱，高粱，打着一人多高的绿旗，浩浩荡荡拉起了青纱帐，青纱帐是无穷无尽的旗海，扯扯连连，一直达到天边。庄稼人，看着遍野苗长的庄稼，心里比什么都踏实，干起活来也就更不顾劳累。虽然，

从连年的经验中，大家知道收获的粮食自己是保不住的，总会让来自各路各方的军队给征收净光。但是，大家也相信，这种战乱的光景不会没完没了，总有一天会把日本鬼子打跑，总有一天会过一些太平的日子。

老家的庄稼人，就是这么憨厚！憨厚得不会去探究什么叫做辛酸。出足了力，吃尽了苦，还不到中年，都已风霜满脸。想起老家的庄稼人，可不就像老家的榆树？根扎在泥土中，绝不动摇，枝叶伸向天空，吸取光热，拼命地要在痛苦和摧残中茁长。然后，从里到外，整个生命是无尽的奉献。

秋风萧萧，高歌的白杨

从孩子时代起，我就觉得：老家的白杨树，是一种风格特别的树。

在我们的村头，有几十棵白杨旗杆似的高耸在路旁，光滑而笔直的树干，深绿而丰厚的叶子，都干净得好像不沾尘埃。非常漂亮，非常潇洒，很有脱俗的味道。

当风向开始转变，打从西方来，带着轻啸的尾音掠过原野。这时，季节刚跨上农历七月的门槛。七月，太阳的火焰仍然够红够热，大地仍旧葱茏，草木仍旧沐在夏日的欢愉中，白杨树，就已测知了秋的消息。白杨，一树翡翠的叶子，已经变了颜色，闪起银白的光芒，迎着风，哗啦哗啦地述说早来的秋讯。

别忽略白杨传送的讯息啊！等到立秋之后，看看吧！原野就要改变成另一个面貌。

“立秋三天遍地红，立秋十八天寸草结子。”这是老家自古流传下来的金律。真的，立秋之后，原野就整个改变了颜色。本来是一片葱茏的绿野，一夜之间，就换成各种红黄颜料泼成的